

胡永红《一个人的营盘》：
让英模人物置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

□徐德霞

读完胡永红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营盘》，深感这是一部将主题出版内核化得很好的作品，是一部在常见同类题材上有创新、有个性，很别致、很另类的作品。作者在怎么写英模上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也是下了功夫的。这种在艺术上着意创新的精神对儿童文学主题出版和儿童文学作家来说，都有很大的启示。

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英雄人物的生活化。主人公刘永清是以真实人物刘清伟为原型的，他一个人守岛35年，可谓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他的执着奉献精神令人感动。在这个人身上聚集了很多优秀品质，通过这个故事也彰显了作者想要传达的理念和人生观。比如，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自然生态观；对猴群不参与、不干涉的原则下的适度保护；尊重自然、敬爱人类，将亲情、友情、爱情都写得很足。另外，还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危难关头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以及外表粗憨但内心细腻柔软等。作者把人物放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之下，在常态生活中做出非常之举，一切看似都是出于本性、本真。这种平实自然的写作风格，在人物塑造方面不拔高、不刻意，没有光环、不戴高帽，不动声色地歌颂了当地英模刘永清，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可爱可敬的英模人物形象。

二是故事内容丰富奇绝、内涵深厚。刘永清孤身守孤岛，作者称其为“一个人的营盘”，书名契合内容，既有诗意，也有内蕴。题材本身很独特，富有传奇性。作者有意把英模人物置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就可以集中笔墨、浓墨重彩地去表现生活，在书写真实生活、真实故事的基础上，用文字构建了广阔自由、任其驰骋的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比如，主人公刘永清置身猕猴王国的这个主线故事，顺理成章毫不违和。其实是一个构思精巧，不露痕迹的艺术处理，即人与猴位置颠倒，不是把猴子置身在刘永清的故事之中，而是把刘永清置身在猴子王国的故事之中。这种位置的颠倒表达出英模不是孤高独绝的存在，英模就在生活中。这种写法凸显了作者忠实生活、真实反映生活的创作理念，试想如果按常规，以刘永清的故事为主线，用足够的笔墨、足够丰沛的情感去写他如何高尚，如何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守，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故事这么跌宕起伏、生动好看。这种处理方式，一下子打开了读者的视野，把猴与猴、猴与人、猴与自然、人与自然统统括进来。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再加上作者的娴熟操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起伏故事情节，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意趣横生。题材的独特性和故事的传奇性，打破了惯常俗套，给人以新鲜感和新奇感。另外，内容的丰富也带来了内涵的丰



厚，作品包容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生态保护、英模精神、兄弟情谊、民风民俗，还有猴王争霸中暗喻的机巧权谋等；在守岛中自然揭示的物候环境、野外生存、动植物知识、防虫防灾防疫、风暴雨救援、军民联防等，通过一个人的小营盘，展示了一个充满无限魅力与生机的大世界，那种独特的毛茸茸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三是语言简洁明快、风趣幽默，语汇丰富。这部作品的语言有评书之风，明快短促，朗朗上口，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和象声词，生动有力，节奏感强，而且幽默风趣，读这样的文字，不似闻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之声，在山海天地之间，海岛海水漫延之中，在猴与猴、猴与人的广阔世界里，作者

闪转腾挪，自信从容，笔走龙蛇，转换自如，毫无迟疑滞涩之感。文中有很多紧张的打斗场面，描写细致精准，精彩纷呈，各有千秋，绝不雷同。在语言上声到形到情到，读来如临其境，代入感很强。同时，作品的词汇量很大，语言很丰富，可见作者有很深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夫。另外，独特的题材、别致的写法和场景的开阔，也凸显了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娴熟的艺术技巧。

之前，我也读过胡永红的几部作品，每每都有惊喜。新作《一个人的营盘》更令人刮目相看，凸显了她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具有独辟蹊径的勇气和能力。

（作者系《儿童文学》杂志原主编）

短 评



《苹果山庄樱桃谷》(全4册)是儿童文学学者、图画书研究专家陈晖教授为低幼读者创作的桥梁书，也是一部欢乐温馨、意蕴丰富的幼儿文学佳作。

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内部多层次(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与儿童受众的心理距离与传达儿童性的纯粹性上来讲，幼儿文学是未分化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在文学整体性视野中最具独立品质。它是难度与意义并存的创作。一方面，幼儿文学是幼儿最早接触到的文学样式，文学熏陶、文化传达与情感、价值观陶冶的意义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幼儿文学需以清浅的语言承载丰富的内容，需规避复杂的叙事技法又不失叙事的吸引力，需以接近儿童口语的词汇量去创作故事又不失表达的生动性。陈晖在《苹果山庄樱桃谷》的创作中践行了自己对幼儿文学美学的理解，寻找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传达路径。

从题材上看，《苹果山庄樱桃谷》属于童话中的动物童话——这也是幼儿读者最喜爱的一种童话文体，包含了幼儿心中对万物生灵的好奇心与平等亲近的生命观。作品中，16个小动物的角色生动活泼，各具特色。作家适应幼儿的阅读接受特点，给每个动物角色赋予了角色特征。开篇介绍樱桃谷住户们的一段：“胖乎乎圆滚滚的小熊壮壮，慢吞吞懒洋洋的乌龟点点，胆小乖巧的小兔毛球，聪明伶俐的小鹿米米，活泼的小松鼠三三，淘气的小猴皮皮，漂亮的狐狸美美，勤劳的刺猬尖尖，整天吵闹的乌鸦瓜瓜和喜鹊花花”，简笔勾勒出角色形象，各具辨识度，富有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这虽然是一部动物童话，可以做拟人化的想象创造，但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始终紧贴着小动物们的物性特征，包括写到小狼灰灰，也不回避他食肉动物的属性，力求带给幼儿读者不违和的动物认知。

作品描写了居住在苹果山庄的小狗团团和小猫兜兜与居住在樱桃谷的这一群动物小伙伴们一起“游戏”的故事。整部《苹果山庄樱桃谷》所写的二十几个故事，都是动物小伙伴们之间的“游戏”。作家笔下的小动物们，过着游戏性的欢乐生活。灵魂角色团团和兜兜做了这样的约定：早上谁先抢到秋千，这一天就听谁的，约定本身就是个游戏。无论团团主导或者兜兜主导的活动，运动会、躲猫猫等，也都是游戏。各种有趣的游戏花样频出，生动而且富有层次。对于作家而言，这颇具创作难度，而对于幼儿读者而言，恰恰是他

寓于游戏的智美习得 ——读陈晖的桥梁书《苹果山庄樱桃谷》系列

□崔昕平

们的生活常态，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体，最易唤起他们的阅读共鸣。

当然，作家描写这些游戏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模仿幼儿生活样态，或者以游戏宣泄幼儿的过剩精力，而是意在指向有意义的“习得”。幼儿们正是在一个个游戏中“习得”，通过一个个游戏活动成长的。因此，作家笔下，苹果山庄樱桃谷的游戏故事既相对独立，又以季节为时序，设计了情节的关联性，巧妙展现了森林里动物们的生活规律与习性。比如为逃家小鸡寻找住处的故事中，有许多动物常识的自然融入，最后找到最好的居住伙伴小兔毛球，还巧妙呼应了“鸡兔同笼”这个语言场景。《你是青蛙他是狼》里的青蛙波波，更是以一个问题见面礼“我和你哪里一样”“我和你哪里不一样”延伸出很多动物常识，都是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知识习得。

作为幼儿文学作品，陈晖的《苹果山庄樱桃谷》最为动人之处除了这些知识性的习得之外，还在于巧妙融入了许多善意的人生提点，引导幼儿读者发展感知美好生活、感知情感的能力。作品中，打秋千的小狗团团，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会飞的小狗”，感叹着“高处看见的风景，地面上哪能比！”小猫兜兜则喜欢在房顶上看更开阔的风景。作家以气质温润语言，随时随地注入美育的因子，赋予幼儿看向大千世界、感受世间美好的能力。作家还在这些游戏故事中引导幼儿感知爱、表达爱，一群小动物之间的“友情”描写很是细腻。小猫兜兜和主人出门的日子，小狗团团感觉没有兜兜一大早跟他抢秋千，秋千也不像平时那样好玩了。当兜兜外出回来时，团团特别开心，甚至主动打破规则说，上不上秋千都算兜兜赢，去哪里玩都听它的。兜兜知道团团怕热，决定带着团团去樱桃谷的林荫里找小猴皮皮玩，道出了互爱的友谊真谛。作家还引导幼儿体会朋友之间分享的快乐，当团团看到天边彩虹时，不是驻足欣赏，而是飞奔回去，陪兜兜一起看。还有一个故事中，小兔毛球说

要给兜兜一个惊喜，兜兜去见小兔毛球时，毛球却不在家，兜兜和团团担心极了，一路寻找。当它们终于在湖边碰面时，都特别高兴。毛球是因为与兜兜分享了发现的几条花鲢鱼而高兴，兜兜则因终于找到毛球并确认它的安全而高兴。作品道出朋友间的牵挂：“这是毛球给它的惊喜。毛球还不知道，兜兜已经悄悄地给了它很值得欢喜的回应——来自朋友的惦念；如果我们约了见面你没有出现，我必须知道你一切安好。”这些句子是暖心的引领与提点，还有许多游戏故事，如击鼓传花、游园会、游行等，也都有责任与爱的传递。互爱、诚实、守信，这些美好的友情描绘，展现了纯真友谊的模样。

尤为值得珍视的是，作家站在更高阔的视角，关怀每个不同的生命个体。比如写到小狼灰灰，作家写到，因为狼的物性，它常常是小伙伴们躲避的对象，有点接近于“反派”的角色定位。但作家没有简单地丑化与仇视，而是写得非常柔软。当小狼灰灰掉进冰窟窿里时，小伙伴们还是毫不犹豫地齐心协力把它救了上来；而当小伙伴们捡到一条小船玩，在河里翻掉的危急时刻，是小狼灰灰果断出手相救。正当灰灰强行“霸占”这条船，读者打算给灰灰记上一笔劣迹时，小动物们却发现，灰灰将这只小船抬了过来，在自己独居的山顶做了他的房子。作家给予了珍贵而温柔的一笔：“即使是狼，也需要遮风避雨。”这是非常博爱的视角。

我很喜欢《苹果山庄樱桃谷》意味深长的结尾：小动物们来参观人类的苹果山庄，参观幼儿园，玩得很开心。兜兜问小兔毛球，愿意住在樱桃谷还是苹果山庄，毛球“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答案”，当然是樱桃谷。因为住在那里，“她才自由自在，才会是一只快乐的小兔子。”这也道出了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止于欣赏，不要禁锢它们，让它们自由自在。这些都是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们要给予幼儿读者的宝贵而美好的“情感习得”。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评 论

有一天，我给小孩讲睡前故事，他问我：“猜猜看，宇宙是怎么诞生的？”我感觉这个问题他也未必听得懂。没想到，小家伙活活地对我扬起一本书：“你不知道吧？宇宙是一个小男孩煮粥，把锅煮炸了，砰的一下，宇宙就诞生了，米粒炸成了星星，米汤淌成了银河系，勺子炸成了北斗七星，好不好玩？”由此，我读到了陈诗哥写的《星星小时候》。有一瞬间我确实被惊艳到了。这是童话？童话还可以这样写？然后我找来《几乎什么都有国王》和《风居住的街道》，感觉自己跌坐在一个新奇的天地里不能动弹，这些故事的想象、结构和叙述语言都与我印象里的童话大不相同。

陈诗哥曾说：“重新命名一切，解释一切，照亮每一个词语，这是诗人的任务。”我想，他大概也是以类似的角度来看待童话的。他的童话不仅是简单的故事叙述，而是充满了诗性哲学的精神探索。在他笔下，童话是一种“本源性情神”，能够帮助现代人回归童真，重新发现世界的美好与生命的本质。

新作《童话边城》是一部反映新疆风情的作品，写的是阿勒泰、布尔津与喀纳斯湖的故事。故事从一头漫游的熊开始写起，熊身后还有只听它一路吟唱的鸟儿，它们来到了边城布尔津，没人知道这个孤独的过客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熊没有留在边城，而边城里的居民在熊到来又离开的这一天里，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经过这一段漫长的征途，熊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也是为了守护一个秘密。《童话边城》跳脱了地域文学的常规书写模式——新疆不再是被奇观化的他者，而是成为童话叙事的本体性存在。陈诗哥以新疆的文化基因为叙事底色，用童话笔触勾勒出这片地域的神奇与深邃。

边疆文化与诗性叙事交响

《童话边城》写的是童话，也是真实的新疆。这源于陈诗哥对童话的理解，他坚持认为童话都是真的，是现实在想象世界里的真实投射。在某种意义上，《童话边城》是用幻想的方式，再现了现实中新疆是诗与童话的精神原乡。2024年陈诗哥多次去新疆采风，从南疆走到北疆，边行走边思索，在这里他发现了边疆人们诗性的童话思维，发现了边疆人崇尚自然的浪漫特质，甚至边疆的日常用语都近乎是一种诗性语言，他巧妙化用布尔津“好人造就好天气，好天气滋养好日子”的故事、喀纳斯湖图瓦人蓝领带的传说、光辉乐队（新疆早獐乐队和恒哈图乐队）的乐章，编织成叙事经纬，并将新疆地理景观进行寓言化处理，边城阿布既是具象的布尔津，也是抽象的文化交汇点。边城内外的童话形象来源于80多种新疆动物，如哈熊、歌鸮和猯，其中的环境描写又涉及了50多种新疆的植物，他通过童话逻辑在保存西部文化原真性的同时，完成了对边疆风情的创造性转译。

在陈诗哥笔下，漫游的熊幻化为最后一位守护喀纳斯湖的“蓝领带”，同时也是——“会行走的记忆档案馆”，熊游历了阿勒泰、布尔津河谷、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喀纳斯森林独特的自然风光，也在边城阿布相遇了站在天台上张望的狐狸先生、曾经习惯负重前行的骆驼先生、会做切糕的紫貂奶奶、会发呆的雪兔和灵猫……这些浪漫热烈的生命形态，聚合为万物，升华为文明。《童话边城》证明了童话可以既是轻盈的羽毛，承载幻想的翅膀，又可以是厚重的锚，钩沉民族文化的根系。作品完成了三重意义上的抵达：让新疆从地理边疆走向叙事中心，让童话从儿童读物升华为哲学文本，让地域文学从文化标本转化为活的传统。

星群网络与民族歌吟交织

《童话边城》的叙事结构是别具一格的，别致得几乎不像童话故事。在以往的作品中，他打破了传统童话线性叙事的桎梏，创造出一种“褶皱式”的叙事空间，例如《风居住的街道》和《宇宙的另一边》，故事不是向前推进，而是向内折叠，每一个情节都像莫比乌斯环一样，将现实与幻想、此岸与彼岸巧妙地缝合。而《童话边城》的结构则更进一步，故事时聚时散，先散后聚，洒脱的叙述与抒情的咏唱交相融汇，如漫天星斗织起璀璨的银河。

作品分为上中下三个篇章，全文贯穿熊的经历和歌吟这条主线。上篇写的是在熊到来又离开的那天，边城阿布里发生的故事：阿布欢迎熊的到来，又看着熊离开，再依次写残废的狐狸先生、喝奶酒的骆驼先生、爱吆喝的獾大婶、等待妻子的驴大叔、会拍神奇自画像的照相馆老板刺猬先生、做切糕的紫貂奶奶、希望闯荡天下的独角兽仙……最后在熊离去之后的天黑，阿布轻轻地对居民说晚安，给他们安抚，也给他们祝福。这个篇章类似《风居住的街道》那种群星式的多点叙事，在同一时间展开13个故事，故事的主角都生活在边城里，如夜空中宁静的星星，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光芒，又互相辉映。只要我们愿意，随手摘下一颗，就能摘下一个有趣的故事。

到了中篇，漫天的星星开始交织在一起，网络编成了线，随熊的足迹向前推进。熊和鸟儿来到喀纳斯湖边，从阿布来到湖边的雪兔，和马鹿、鸟儿在这里组成光辉乐队，并在这里揭示熊漫游的起因和守护的秘密，也见证了熊践行使命消失在山火里的时刻。故事至此似乎结束了，那么下篇写的是什么呢？竟然是鸟儿一路记录的熊的吟唱，从《老罗麦》到图瓦民歌《抱孩子的女人》，包括了熊漫游的心声、对自然万物的礼赞，有些歌谣还埋伏着对前面故事情节的呼应与补充，这16首民歌是对边城故事的回溯与重组，回响着边疆文化天籁般的旋律，也从一个侧面暗示，童话本质是对现实的诗意解构。

诗性哲学与灵动想象交融

刘绪源先生曾经这样解析陈诗哥的创作风格：“他描绘现实时想到的是童话，写作童话时心里涌动着哲理，表现哲理时则又写出平淡有趣的儿童生活。他能将现代性与儿童性，将诗与童话巧妙结合。当这种结合呈现为和谐自然状态时，就能创造出大人都和孩子都爱看的、耐得咀嚼的佳作。”陈诗哥童话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对想象力的绝对信任。在他的笔下，一朵花可以容纳整个春天，一粒沙可以映照整个世界。这种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对世界本质的深刻洞察。他用童话的形式，构建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诗意空间，在那里，万物有灵，一切皆有可能。在《童话边城》里，陈诗哥用想象折射出新疆的文化魅力，也进一步折射出今日人类如何重生为现代文明人的思考。除了想象力，还要强调的是《童话边城》的语言，陈诗哥善于运用象征、隐喻、通感等手法，让笔下的句子充盈着诗句特有的节奏、灵动和澄澈。沉浸在这样的文字里，也许会让我们重新找到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找回那个曾经充满惊奇与想象的自己。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城堡之外的一座城

陈诗哥童话新作《童话边城》的叙事美学

□林彦